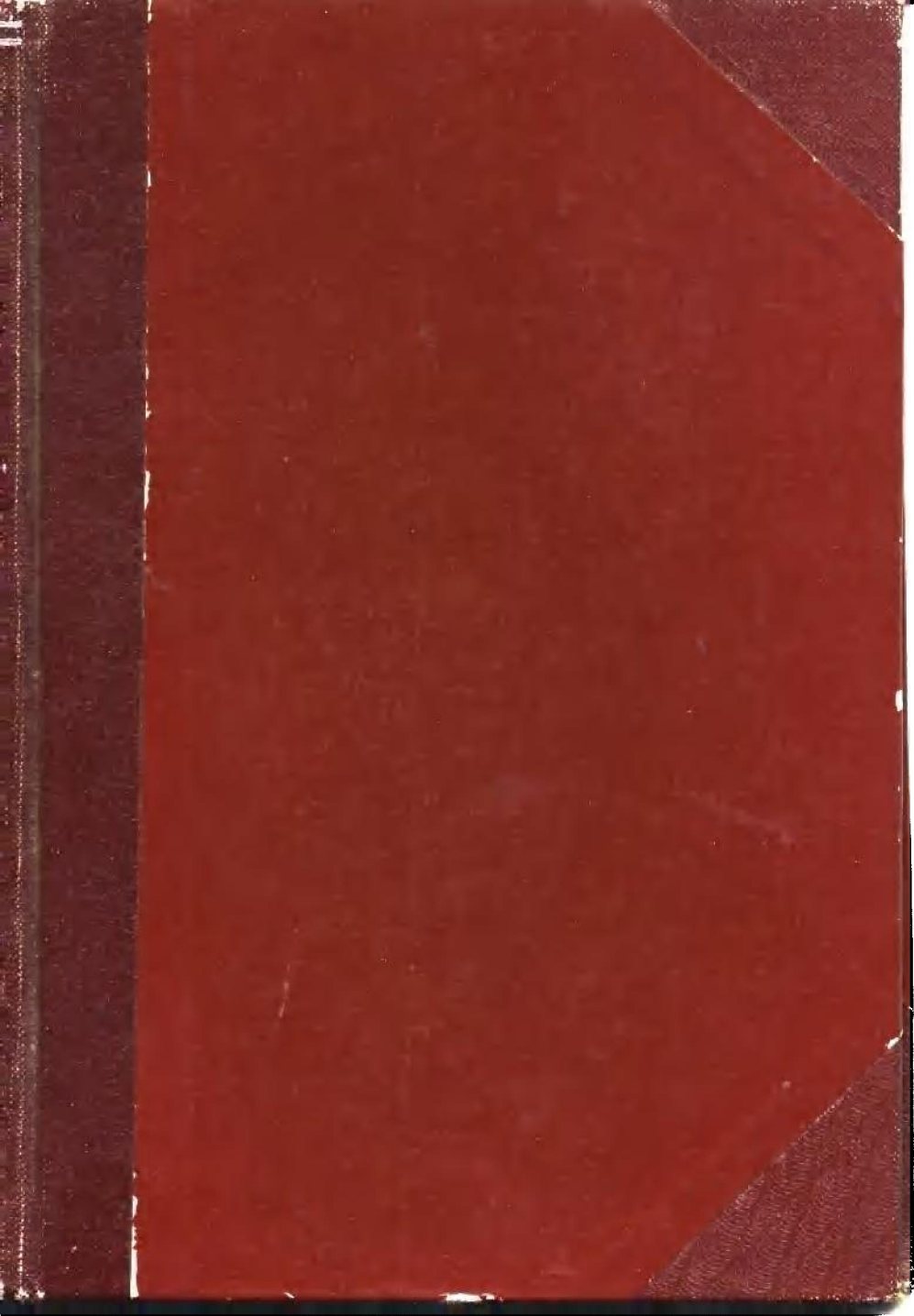




老人与海

〔美〕厄·海明威著



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根据 Jonathan Cape, London 1955 年英文本译出

老 人 与 海

〔美〕厄·海明威著

海 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字数 56,000

1979 年 5 月新 1 版 197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0 册

（原新文艺版）

书号：10188·77 定价：0.25 元

老人与海

〔美〕厄·海明威著 海 观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海明威生前出版的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

它描写一个老渔人驾着一只小船，孤零零地到茫茫大海里去追寻他要战胜的鱼类，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失败而归。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动人地写出了海上的荒凉景象以及老渔人在异常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孤身奋斗的精神，而老渔人和一个孩子之间的纯真的友情，更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曾经引起世界各国文学界的重视，对于这部作品的主题和意义更成为一个热烈争论的题目。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①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他到那儿接连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捉到。头四十天上，有一个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背运”了（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小船到海里去，在那只船上，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荡荡的小船回来，心里非常难过，他总要走下岸去，帮他去拿卷起的钓丝，或者鱼钩，鱼叉，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那一面帆上补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去真象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因为老在用绳拉

① “湾流”是从墨西哥湾向北流的一条大海流的名字。

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了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变得象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了。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一双眼睛。那双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桑提亚哥，”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能跟你一道下海啦。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

原来是老头儿把孩子教会了捕鱼的，所以孩子很爱他。

“不，”老头儿说。“你们那只船运气好。还是跟他们一道吧。”

“但是你可记得，你是怎样接连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捉到，以后我们又是怎样接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捉到大鱼的呢？”

“我记得，”老头儿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才离开我的。”

“爸爸叫我离开你。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头儿说。“这是合情合理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的，”老头儿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您在海滨酒店喝一瓶啤酒，然后我们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去，好吗？”

“为什么不好？”老头儿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啊。”

他俩坐在海滨酒店，很多打鱼的人拿老头儿开玩笑，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别的人，那些年老的渔人，都用眼睛望着他，心里替他难过。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感情流露出来，只是轻轻地讲起海流，讲起他们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讲起他们看到的一切。在那一天交了好运的渔人们都已回来，剖开他们的马林鱼，把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一摇一晃地走到制鱼场里，在那儿等着冷藏卡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腌制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把它们的肝取出，鳍割去，皮剥掉，肉切成一片一片准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飘来了一股气味；但是今天只送来一些儿淡淡的气息，因为风往北方刮去，这会儿已经平息，阳光照着海滨酒店，天气是十分可爱的。

“桑提亚哥，”孩子说。

“呃，”老头儿回答。他把酒杯拿在手里，正在想着许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去替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不好？”

“不。你去玩垒球吧。我还可以划船呢，何况还有罗吉利奥会替我撒网。”

“我还是想去。就是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也想替你做

些别的事儿。”

“你已经替我买了一瓶啤酒，”老头儿说。“现在你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趟带我上船，那时我多大岁数？”

“五岁。当年我把一条生龙活虎似的鱼拖上了船的时候，那家伙险些儿把那只船撞得粉碎，你也险些儿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棒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上放着湿钓丝卷儿的地方，我觉得全船都在颤动，我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象砍一棵树似的，接着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遍了我的全身。”

“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儿吗？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打我们头一趟一同到海里去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

老头儿用他那双日晒风吹的、坚定的、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自个儿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冒一冒险了，”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的，是你妈妈的，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

“我去拿沙丁鱼好吗？我还晓得从什么地方去拿四条鱼食来呢。”

“今天我自个儿还有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那么让我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头儿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现在又象微风初起的时候那样的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那么就两条吧，”老头儿答应了。“可不是偷来的吧？”

“偷我也愿意，”孩子说。“我可是买来的呢。”

“谢谢你，”老头儿说。他真够天真，在自己谦卑的时候一点也不以为奇。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卑，他知道这不是耻辱，而且给真正的高傲也没有带来损失。

“照这样的海流，明天会是一个好日子，”他说。

“你到哪儿去？”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天亮以前我就要出发了。”

“我想叫他也去得远远的，”孩子说。“那么，你要是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你了。”

“他不高兴把船开得很远。”

“是的，”孩子说。“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象觅食的鸟儿，我看到了就会叫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睛那样不中用吗？”

“他的眼睛差不多瞎啦。”

“这倒也奇怪，”老头儿说。“他是从来不去捉海龟的。捉海龟才伤眼睛哩。”

“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好些年的海龟，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啊。”

“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足够捉住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是可以的。何况还有许多诀窍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够拿了网去捉些沙丁鱼来。”

他们把东西从船上捡起。老头儿扛着桅杆，孩子抱着木头盒子，盒子里盛着盘在一起的、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钓丝，还有鱼钩和带把子的鱼叉。盛鱼食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梢下面，那根棍子是等到把大鱼拖近船旁边的时候用来把它们打晕的。没有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带回家去妥当些，因为那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同时，老头儿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他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俩打路上一道走到老头儿的茅棚前面，从敞开的门口走进去。老头儿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孩子把盒子和别的船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叫做“海鸟粪”的东西做成的。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

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带有硬纤维质的“海鸟粪”的叶子按平了交叠着砌成的褐色的墙上，有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还有一幅柯布雷圣母图。这都是他老婆的遗物。过去墙上曾经悬挂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照相，他看见了就觉得凄凉，因此他把它拿下了，放在屋角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你得吃点什么哪？”孩子问。

“一盆鱼拌黄米饭。你也吃点好吗？”

“不。我回家吃去。你要我替你生火吗？”

“不。过一会我自个儿会生的。不然吃冷饭也可以。”

“我去拿网好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并没有网，孩子记得，他们已经把网卖了。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孩子也是知道的。

“八十五是一个吉利数目，”老头儿说。“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净重有一千多磅的鱼吗？”

“我拿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不好？”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准备看一看全球的消息。”

孩子不晓得，老头儿所说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可是老头儿毕竟把那张报纸从床底下取出来。

“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放在冰上保藏着，到明天早上我俩把它们平分掉。我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

“美国佬队不会输。”

“但是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相信美国佬队吧，孩子。想一想那个老狄马吉奥吧。”

“我害怕底特律老虎队，也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

“你把报纸看一看，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你觉得我们买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好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的，”孩子说。“不过以前你那末尾是87的彩票怎样了呢？”

“倒霉的事儿不会碰到第二遭的。你觉得你能够弄来一张末尾85的彩票吗？”

“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就得两块半钱。我们从哪儿去借这笔钱呢？”

“那倒不难。我想可以借到两块半钱的。”

“我想大概我也借得到。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头一遭借钱，下一遭就要讨饭。”

“别着凉啦，老大爷，”孩子说。“记住，这是九月的天气

啊。”

“这个月正是大鱼游来的时候，”老头儿说。“什么人都可以在五月里打鱼的。”

“我要捞沙丁鱼去啦，”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着，太阳已经西沉了。孩子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面，盖在老头儿的肩膀上。那两个肩膀真奇怪，老尽管老了，依然结结实实的，颈脖子也是这样，老头儿睡着了头向前搭拉下去的时候，是不大看得出皱纹的。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就象他的那一面帆，补钉也给太阳晒得褪成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头儿的头也同样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跟死人的一样。报纸平放在他的膝头上，给一只胳膊压住，没让晚风把它吹去。他是光着脚的。

孩子又走开了，回来的时候，老头儿还在那儿睡着。

“醒来，老大爷，”孩子喊了一声，把一只手放在老头儿一个膝头上。

老头儿睁开了眼睛。这一会儿，他仿佛正在从老远的路上走回来似的。接着他笑了。

“你把什么拿来啦？”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要打鱼，就不能不吃饭。”

“我往常就是不吃饭先去打鱼的，”老头儿说着就站起身来，把报纸拿在手里叠好。然后他又动手去叠那条军毯。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我，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啊。”

“那么，祝你长命百岁，保重你自己吧，”老头儿说。“我们吃什么？”

“扁豆拌饭，煎香蕉，还有一点儿燉菜。”

孩子是把些饭菜放在两层的铁盒子里从海滨酒店那边拿来的，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套刀叉和汤匙，每一套都用一块纸餐巾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船老板。”

“我应该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孩子说。“你不必再谢他了。”

“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头儿说。“他帮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大概是。”

“那么我要送他比鱼肚子上的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头装的。”

“我晓得。不过这是用瓶子装的，哈杜威牌的啤酒，我

还要把瓶子拿回去哩。”

“你真好啊，”老头儿说。“我们现在就吃吗？”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亲切地说。“你没准备好的时候，我是不愿打开饭盒子的。”

“准备好啦，”老头儿说。“我只花了一点时间，把手脸洗了一下。”

你是到哪儿去洗的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有两条街那么远呢。孩子想，我应该把水提来给他，还应该带一块肥皂跟一条象样的毛巾来。为什么我这样粗心呢？我还应该替他再弄来一件衬衫和短外套过冬，此外给他一双鞋，一条毯子。

“你的燉菜味道真不坏，”老头儿说。

“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孩子问。

“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就跟我所说的那样，美国佬队赢了。”老头儿眉开眼笑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啦。”孩子告诉他。

“那没关系。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了。”

“他们那一队还有别的人呢。”

“当然。可是他的地位很重要。在另一个竞赛组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打赢。但是接着我又想到狄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的猛猛的那几球。”

“那几球谁也比不上。象他打得那么远的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你可记得他常到海滨酒店这边来吗？我曾经想带他去打鱼，可是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要你问他，你也不好意思。”

“我晓得。我俩都错得厉害。要是问他的话，也许他会跟我们一道去了。那样一来，我们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

“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老头儿说。“听人说，从前他爸爸就是个打鱼的。也许他跟我们一样穷，会懂得我们的好意。”

“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也不穷，他爸爸象我这么大的年纪，就已经在一个很大的垒球竞赛组里打球了。”

“我象你这么大的年纪，正在开到非洲去的一只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晓得。你对我讲过。”

“我们是讲一讲非洲呢？还是讲一讲垒球？”

“还是讲一讲垒球的好，我以为，”孩子说。“把老麦克格劳的事情对我讲一讲。”

“从前他也常常到海滨酒店来。他一喝酒就非常粗暴，说话又生硬又刺耳，性子真够执拗的。他的脑子里想的又是马又是垒球。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马的花名册子，他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